

五百年里，一座遗存的园林
五百年里，一片芳华不辍的草木
每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有一段
和草木花卉的美丽邂逅
用文字将那刹那的相遇变成永恒
这真是一块圣地
因她的人文渊数 我们敬她
因她的草木森秀 我们爱她



关于北大草木花卉的记忆

北大看花

张弛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张弛 编

北大看花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看花 / 张弛编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11
(沙发图书馆·博物志)

ISBN 978-7-301-19637-3

I. ①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8337号

书 名: 北大看花

著作责任者: 张弛 编

责任编辑: 王立刚

装帧设计:  设计 • yp2010@yahoo.cn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9637-3/I · 2394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scfabook@163.com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720mm×1020mm 32开本 5.25印张 12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未名湖是个海洋

许秋汉

这真是一块圣地，

今天我来到这里。

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，

她的面孔在欢笑和哭泣。

这真是一块圣地，

梦中我来到这里。

湖水泪水汗水血水在闪烁，

告诉我这里没有游戏。

未名湖是个海洋，

诗人都藏在水底。

灵魂们都是一条鱼，

也会从水面跃起。





未名湖是个海洋，
鸟儿飞来这个地方。
这里是我的胸膛，
这里跳着我的心脏。

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
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

让那些自由的青草滋润生长，
让那泓静静的湖水永远明亮，
让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放把火，
让我在烛光下唱歌。

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
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

我的梦，
就在这里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时光的馈赠 /1

风烟里	侯仁之 /2
湖畔的雪泥鸿爪	谢冕 /9
永远的校园	谢冕 /19

第二部分 藏山蕴海 /24

心景	谢凝高 /25
燕园的植物	汪劲武 /38

第三部分 花时流转 /44

我爱燕园	宗璞 /45
草木的邂逅	蔡乐 /49
春满燕园	季羨林 /53
送春	宗璞 /56
燕园盛夏	季羨林 /59
报秋	宗璞 /63
晨趣	季羨林 /66
依依柳岸	谢冕 /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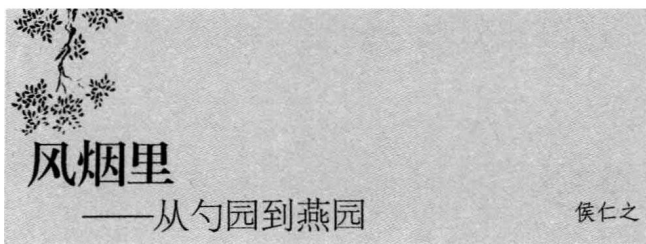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部分 每一朵都有故事 /73

燕园树寻	宗璞 /74
------	--------

幽径悲剧	季羨林 /79
园花寂寞红	季羨林 /84
平凡而奇特的构树	刘华杰 /87
二月兰	季羨林 /93
丁香结	宗 璞 /99
我心中的校花	刘 凤 /101
紫藤萝瀑布	宗 璞 /105
槐花	季羨林 /108
蜀葵：“今日花正好”	熊 姣 /111
怀念西府海棠	季羨林 /114
好一朵木槿花	宗 璞 /118
野草之野	刘 凤 /121
石榴花	季羨林 /125
静园五院的山楂	刘华杰 /129
清塘荷韵	季羨林 /132
苔菜和睡菜	刘华杰 /137
燕园后湖中的盒子草	刘华杰 /142
松侣	宗 璞 /146
北大最美的十棵树	王立刚 /151

第一部分 时光的馈赠





【勺园】

北京大学校园主体本是燕京大学校址，故北大校园又称燕园。

燕园及其周边经历过历史上众多园林的兴营废圯。燕园之内最早被开发营造之处为西南一带，即明末名士米万钟的勺园。勺园的风貌还可从当时的诗文中想见。米万钟自己在《海淀勺园》中写道：

绕堤尽是苍烟护，傍舍都将碧水环，
更喜高楼明月夜，悠然把酒对西山。

来访的袁中道在《七夕集米友石勺园》中写得更传神：



闻说园林胜，虽忙也爱游；
到门唯见水，入室尽疑舟。

勺园里潋洄连属的水面，让来自荆楚水乡的袁中道都感到惊诧。

《春明梦余录》里描写勺园里“园仅百亩，一望尽水，长堤大桥，幽亭曲榭。路穹则舟，舟穹则廊，高柳掩之，一望弥际。旁为李威晚园，钜丽之甚，然游者必称米园焉。”与旁边人工巧作、华丽精工的晚园相比，勺园以更富于灵动、幽野的水景取胜。

《燕都游览志》里说得更有诗意，称勺园为风烟里。这风烟中，有堆石高柳、松风水月、白莲绕舫、竹掩高楼、稻畦千顷……

从一开始，勺园就是因山就水，草木含滋的所在。

米万钟《勺园移模图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



【弘雅园】

蜚声一时的勺园，到清朝初年，已经荒落不堪，王士禛不无遗憾地说：“绮石回廊都不见，游人还问米家灯。”

康熙时，在勺园旧址上建弘雅园，康熙亲自题写了匾额。乾隆时，因皇帝常在圆明园处理政务，从城里赶来的官员便在弘雅园落脚。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朝觐乾隆皇帝，乾隆在圆明园内，英国使团便被安排居于弘雅园内。马戛尔尼描写园内景物说：

曲径缠绕、小河环流，中成一岛，上有凉榭一，草地与杂树林相间错，高下不齐，顽石乱堆。全园居高垣内，园门有兵守之。房屋中有颇宽敞幽雅不陋者，惟久未修理。

园内建筑已经一改勺园当时面貌，但基本布局尚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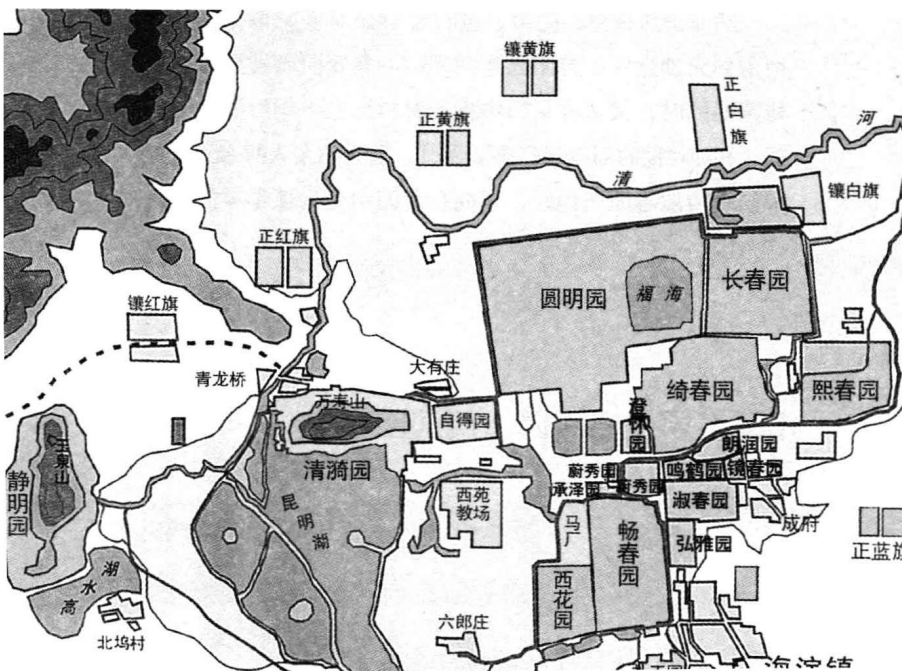
嘉庆时，弘雅园彻底成了当时官员的公寓，改称集贤院。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集贤院亦受到池鱼之殃。从此勺园园林的格局基本荡涤殆尽。

【淑春园】

淑春园为当年与勺园齐名的清华园扩建而成，范围包括

校园西门、未名湖周围及其北部的今日镜春园一带。此园在乾隆中叶之前就已存在，是附属圆明园的一部分。但没什么建筑，大都是水田。

淑春园被乾隆赐给宠臣和珅之后，面貌大变。和珅兴建了楼台 64 座，房屋 1003 间，游廊楼亭 357 间，营湖半岛，与圆明园相仿佛。后来这种僭越成了和珅被抄家的罪状之一。如今和珅时期的风物，残留到今天的有未名湖中的石舫、钟亭旁的古松、临湖轩南的白皮松。尤其是这几棵松树，三百多年历经浩劫，依然苍劲蓊郁，那曾经飘落在康熙、乾隆肩上的松针如今依然飘落在我们肩上。



【睿王园】

和珅败落后，淑春园分成东西两部分，西部被嘉庆赐给乾隆的十公主，东部赐给乾隆的十一子成亲王，即成府之由来。十公主和成亲王去世后，淑春园收归内务府。也渐渐荒废。

直到道光末年淑春园又被赐给睿亲王，这就是睿王园，又称墨尔根园。园中多植荷花，当时诗里说：

赐园旧有余闲地，茶社新开为看荷，
一带清流光潋潋，四围浓荫影婆娑。

然而这风荷舞动的美景也随着 1860 年英法联军的入侵而遭到灭顶之灾。睿王园连同南边的集贤院都被毁掉。重修圆明园时，又从睿王园中拆运材料。二十年后的光绪年间，和珅时期的旧物已经寥寥无几，蔚秀园主人醇亲王奕譞隔墙眺望淑春园旧地时，只能在荒园中见到孤零零的临风待月楼。

【镜春园 鸣鹤园 朗润园】

燕园中除了勺园、淑春园旧址之外，还有镜春园、鸣鹤

园、朗润园，下面也简述一下它们的由来。

乾隆时，淑春园北部划为春熙院。

春熙院后来又分成东西两园，东部赐给嘉庆的四女庄静公主，称镜春园。西部赐给嘉庆的五子惠亲王，称鸣鹤园。光绪时镜春园并入鸣鹤园。

当时醇亲王奕譞的《九思堂诗稿》中对鸣鹤园有所记述，颇有凄凉之感，“鹤去园存怅逝波，翼然亭畔访烟萝，百年池馆繁华尽，匝径松阴雀噪多”。

到清帝退位的民国初年，民国总统徐世昌以租园为掩护，将园中建筑偷偷拆走，使鸣鹤园再遭洗劫，废圯更甚。直到1921年鸣鹤园大部分为燕京大学购得。

而燕园中最北的朗润园原



称春和园。

嘉庆时赐给乾隆十七子庆亲王。道光时转赐给恭亲王奕訢，始称朗润园。恭亲王去世后，归内务府。慈禧垂帘时期，用作军机处大臣会议之处，每逢三六九日在此集会。清朝最后十年，有一些重要活动在朗润园中进行。朗润园最后赐给载涛。载涛是燕京大学得到这片园子作为教师公寓之前的最后一个主人。

从此燕园结束了私园的历史，回首间，四百年华，多少风烟，从一个人、一个家族的故事变成了很多人、两个大学的故事。

（本文根据侯仁之先生《燕园史话》中的相关部分整理而成）



湖畔的雪泥鸿爪

谢冕

我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，都留在了未名湖畔的这一方土地。半个多世纪的光阴，有的人天南地北地往返奔波，而我基本是在原地踏步。北大是一个奇特的、一旦住下便不想离开的地方。它是圣洁的和光荣的，然而，它又是充满遗憾的，甚至在某些时期是蒙羞的，但不论它有多大的缺失，有的人甚至在此受到伤害和剥夺，但是，几乎所有的人却都是一厢情愿地不改初衷，一样含着泪爱它、恋它！

距今五十多年前，那时的我年少轻狂，浪漫情怀，孤行千里，负笈北上。落定在湖边这一片土，就再也没有、也不想离开。长长的半个多世纪，我先后住过燕园的不少地方，临时住过的有入学之初的第一体育馆和小饭厅，“定居”的宿舍则有十三斋、二十九斋和三十二斋。十三斋现在已面目全非，二十九斋和三十二斋还在，但也早已改名为“楼”了。

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，住的职工宿舍也有几处。这些住过的和没有住过、却也有过干系的居所和屋宇，留下了我的人生踪迹，也留下了我的生命感触。世事沧桑，悲欢离合，一切都非常可贵，我来不及叙说，我只能借这几片纸，星星点点地勾画那散落在湖畔的、尚可依稀辨认的雪泥鸿爪。